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啟動了嗎？

●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2011 年 1 月，著名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剛發表世界各國自由度報告，其標題為「威權主義者對民主的挑戰」（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其開宗明義便指出：「全球自由在 2010 年為連續第五年倒退，這也是該調查近四十年來連續衰退最久的時期。自由國家（free countries）與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數目持續減少，而中東與北非國家的自由程度也全面惡化當中」。其中，選舉式民主國家的數目從 2005 年的一百二十三個降為 2010 年的一百一十五個，且是 1995 年以來的最低數目。自由國家的數目則從 2009 年的八十九個降為八十七個。

然而，就在大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衰退抱持悲觀看法的同時，沒想到北非與中東的民主化運動卻在大家沒有預期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突尼西亞與埃及革命已經初步成功，巴林與利比亞獨裁統治者負隅頑抗。利比亞已經執政四十二年的強人領袖格達費，甚至於冒著國家陷入內戰或分裂的危機，也要力抗到底。他特別援引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統治者鎮壓民眾的經驗，認為自己可以像當時的中國一樣，鎮壓成功而挺過這波民主化浪潮的壓力。近日在中國大陸，也有不少網民發起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該活動運用網際網路與參與者進行協調聯絡以及政治動員，目的在於結束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雖然中共官方透過各種軟硬作為壓制此一民主運動，但由於此一活動正值中國召開「兩會」前夕，因此更加引發世界輿論的關注。

在此背景下，學術社群與媒體輿論都在問，第四波民主化已經啟動了嗎？以下我們分兩段來討論北非與中東，以及中國大陸的近期民主化運動。

貳、北非與中東的革命浪潮

一、突尼西亞

這次民主化浪潮起源於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所謂茉莉花革命，指發生於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西亞反政府示威導致政權倒台的事件，因茉莉花是其國

花而得名。2010年12月17日，一名二十六歲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失業被迫當無照小販期間遭受執法人員的濫用暴力和腐敗，抗議自焚，觸發境內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及爭取民主活動。事件導致時任總統班阿里（Ben Ali）政權倒台，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場因人民起義導致推翻現政權的革命。突尼西亞歷史上鮮見如此大規模的示威騷亂事件。向來被認為經濟良好、社會穩定的北非國家突尼西亞，一個月前發生一名失業青年引火自焚的抗議事件，經過網路傳播，引發持續的示威抗議，竟然在一夕之間迫使長期執政的獨裁總統解散政府、流亡海外，過程相當具戲劇性，也令其他獨裁國家心生警惕。[1]

先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班阿里總統在2009年輕易地贏得其第五任總統，同時執政黨也掌握了下院四分之三的席次。且執政當局持續恐嚇、逮捕與囚禁記者與部落客、人權份子與政治上的反對者。2010年自由之家的評比突尼西亞部分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評比為七，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為五。

雖然突尼西亞被認為阿拉伯與非洲國家中腐化較不嚴重者，但班阿里及其親信利用其職位去創造經濟上私有部門的獨佔。2009年貪污印象指數中，突尼西亞在一百八十個國家中名列第六十五。

不過，貪污腐化的問題經由網際網路揭露後，卻更加不可收拾。特別是維基洩密公開美國國務院2009年6月的外交機密電文，關於突尼西亞部分。電文將該國總統家族比喻為黑手黨，「權力核心貪污日趨嚴重」，操控全國經濟。尤其第一夫人，大肆斂財、壟斷房地產和傢俱業，「在建造一所貴族學校時曾大賺一筆」。美國駐突國大使更在電文中寫道：「掌權小圈圈內的貪腐日益嚴重，連一般老百姓都注意到，民怨四起」。這些內容，通過網際網路的流通，尤其臉書（Facebook），在突尼斯廣為流傳，揭露外交電文後加深了民眾對於政府不滿的情緒，而這起揭露事件也成為騷亂爆發的重要導火線之一。[2]

在班阿里統治時期，突尼西亞經濟快速增長，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幅達百分之五，被稱為「突尼西亞奇蹟」，得到了許多歐洲國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讚賞。世界經濟論壇（WEF）在 2009 年將突尼西亞評比為非洲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比南非還要好。

但在實際上，突尼西亞失業問題嚴重，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失業率節節升高。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突尼西亞高教畢業生的失業率已經超過20％，在某些領域甚至逼近60％。人民都將高失業率的問題，歸咎總統班阿里政府。嚴重的貪污情況，使一般人沒有走後門就沒有工作。

長期積累的民怨、嚴重的失業率，加上民生物價的持續攀高，在這次水果攤青年自焚事件結合之下，對班阿里政權的不滿全部引爆開出。透過臉書等社交網站和手機的快速傳播，突破政府對媒體的箝制，集合社會上所有不滿的力量，驅使民眾紛紛走上街

頭，不惜以生命和警方對峙，最後演變為一場人民革命式的暴動，終於迫使班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宣布解散政府，並且流亡沙烏地阿拉伯，震驚全球。

深入探討，此次抗議示威，規模並不算太大，少則數十人，多則數千人。按說，政府軍警完全可以對付。關鍵轉折，是軍隊倒戈，因為這標誌威權政體。14 日當天，軍隊站到示威民眾一邊，與效忠班阿里的總統衛隊交火，並逮捕其親信和大批政府高級官員。班阿里眼看大勢不妙，才匆忙棄權出逃。班阿里手下還負隅頑抗，但軍隊逐漸控制局勢，最後還逮捕了執政當局的衛隊長，罪名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陰謀」。

接著，突尼西亞國內發生一系列變遷：總理宣布代理總統職務，但隨後被憲法法院裁定違法，改由國會議長代理；在民眾要求下，國會議長和總理雙雙退出原執政黨；國會議長責成總理組成臨時聯合政府，反對黨成員入閣，流亡人士歸國；民眾反對任何原執政黨成員留任，包括那名總理，臨時政府仍然面臨解散危機。可幸的是，突尼西亞已經決定在六十天內舉行大選。這個新興民主國家之路，終將步上正軌。[3]

「茉莉花革命」這可說是阿拉伯世界近代以來的第一場人民革命，對向來保守、傳統、獨裁的阿拉伯世界，產生劇烈的衝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口、經濟困境以及伊斯蘭好戰份子的感染力，加上日益普遍的網路通訊科技，對這些國家的領導者形成愈來愈大的壓力。

專欄作家拉希德（Abdelrahman al-Rashed）在倫敦的「中東報」撰文說：「也許所有的阿拉伯政府正瞪大眼睛，密切注視突尼西亞的情勢發展。阿拉伯國家之前還沒有爆發大規模示威，主要是因為群眾的心理障礙；但是在突尼西亞之後，民怨已經超越了這層心理障礙」。

政治分析家指出，如果反對派未能獲得足夠代表權，突尼西亞有可能再度爆發街頭示威。此外，政治協商也有可能在討論到內閣職位分配等細節問題時，遭遇麻煩。雖然突尼西亞的情勢發展還有待觀察，但是阿拉伯世界民眾的心理，顯然已經和國際社會的民主潮流接軌了。[4]

二、埃及

2010年自由之家的評比，埃及獲得政治權利的評比為六，公民自由為五，雖為不自由國家的行列，但情況比突尼西亞稍微好一點。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總統在2005年的主要挑戰者Ayman Nour，在2009年2月被關三年後釋放。6月，國會通過立法將在下院中保留六十四席給女性。然而，該政權迴避實質的政治改革與持續危害公民自由，維持對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與獨立記者的鎮壓。因此，聚集在解放廣場抗議的埃及民眾，提出的重要訴求之一，就是制止警察頻頻恣意逮捕及濫施酷刑的權力。《紐約時報》記者邁克爾・斯萊克曼（Michael Slackman）指出，概而言之，埃及抗議者想要謀求的是「自由、民主、社會正義、法治以及經濟平等」。[5]埃及專家稱，穆巴

拉克一再強調穩定，而這「最終成為根本的不穩定因素」。根據斯萊克曼的報導，「面對一個扼殺不同見解和意識形態、拒絕自由選舉、操控國有媒體的警察國家，公眾想達到訴求，唯一能做的便是上街抗議」。[6]

自2011 年1 月 24 日開始，埃及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埃及革命，人民普遍對時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現行制度及生活表示不滿，遂漸漸開始示威遊行，要求總統下台並對埃及現行不民主的政治體系制度進行改革；期間總統表示將不退任總統一職，但不參加 2011 年 9 月總統選舉競選六連任，由於總統堅持留任並不為人民接受，且這期間還發生槍戰，人民遭槍殺，導致示威遊行範圍自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擴大到埃及多個省份，並進行抗議、示威及靜坐。2011 年 2 月 11 日，穆巴拉克透過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Omar Suleiman）發表離職聲明，政權由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而前總統穆巴拉克及其近親已搭直升機飛到距離首都開羅四百公里，位於紅海度假勝地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

網路的傳遞與動員力量也是促成埃及民主化主要因素。誠如，王丹所指出的，在埃及革命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網絡作為核心機制，如何推動了社會革命的形成；我們還看到了表面強大的威權體制，在網絡威力一旦被啟動，表現出的無能為力。這讓我們再次看到了網絡改變社會的主要方式，那就是它具有的無限可能性。當埃及青年通過臉書、推特（Twitter）等開始動員的時候，穆巴拉克政權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回到威權的管制方式，那就是關閉網絡。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對於網絡長大的一代人，關閉網絡不僅引發他們的怒火，更重要的是，使得他們除了走上街頭之外，別無選擇。統治者的進退失據，彰顯了網絡的巨大影響力。

在民主化的浪潮下，埃及的民主政治已有具體的發展。根據媒體的報導，2011年3月20日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埃及首次自由投票的憲法修正案公民投票，壓倒性多數投下同意票，解除此前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對參政權和公民權的箝制。修憲案過關將可讓臨時軍政府在9月前舉行全國大選，還政於民。在埃及二十九省中，有十省公投過關，投下贊成票的比率從65％到86％不等，許多投票所的投票率高達七成。這是2月11日穆巴拉克結束長達三十年的執政下台後，埃及民眾初嘗民主滋味，也是半個多世紀來埃及首次自由投票。埃及修憲目的在為國會及總統選舉開啟大門，讓軍方將權力移交給民選政府。為防止再出現「萬年總統」，修憲案將原本總統每屆六年的任期縮短為四年，並且規定只能連任一次。修正案還放寬總統候選人條件，允許無黨籍與反對黨人士參選。

三、巴林

2010年自由之家的評比巴林在政治權利部分被評比為六，公民自由則為五，平均五點五，為不自由國家中情況稍微好的。巴林的政治權利由五降到六與其從部分自由降到不自由，是因為逮捕許多哈克政治社會（Haq political society）的重要成員，以及對反對

人士系統性騷擾的增加，還有惡化的宗派歧視。[7]

2011年巴林反政府示威活動為從2011年2月14日開始持續至今的發生在巴林的示威活動，為2010～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反政府示威的一部分。初期示威者主要要求進行政治改革，不久什葉派民眾提出了推翻遜尼派王室統治的要求。2月17日，巴林出動軍隊鎮壓反政府示威者，導致多人傷亡。[8]

巴林位於阿拉伯半島，兩百多年來一直是少數遜尼派王室統治著多數的什葉派。這次面對基層民眾聚集，政府一開始就以外籍鎮暴保安部隊強力鎮壓，如此雖然避免了軍隊不肯服從鎮壓命令的困境，但以外籍傭兵殘殺本國人，反而激起更大的民怨。

巴林是小國，依靠的是外來力量的支持，半島上的沙烏地王室，同是遜尼派，是巴林王室的後盾。近來，美國擔心什葉派勢力擴大，將第五艦隊駐紮在巴林，這兩個宗主國對巴林情況自然憂心，眼看鎮壓不奏效，逼巴林政府必須改弦易轍。為化解僵局，巴林王儲已出來與民眾對話，但情況還在僵持中。巴林的動亂很可能會波及其他波灣國家與沙烏地阿拉伯，加上教派矛盾的推波助瀾，影響幅度非常值得觀察。[9]

四、利比亞

2010年自由之家的評比利比亞政治權利獲得七，公民自由亦為七，屬於全世界九個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雖然網路檢查與對異議網站的駭客有些微的減少，但利比亞政府在2009年將該國唯一的準獨立媒體集團國有化。同時也在2009年，一個著名的異議份子在監禁多年生病後去世，以及執政當局將兩個瑞士商人定罪入獄，明顯地引起與瑞士的外交紛爭。

在2011年2月，由於利比亞國內的高失業率和腐敗，加上受到周邊國家相繼發生的反政府示威的影響，利比亞平民走向街頭反對獨裁統治。但與周邊國家不同的是，利比亞安全部隊未在騷亂中保持中立，與平民發生了血腥的流血衝突。鑒於此，聯合國安理會於2011年2月23日就爆發反對格達費政權的騷亂舉行閉門會議，會後十五個成員國發表聲明，一致譴責利比亞武力鎮壓反政府示威，對有示威者死亡表示遺憾，呼籲的黎波里政府立即結束暴力行為，回應人民的合理訴求，並向襲擊者追究責任。

利比亞是迄今為止最血腥鎮壓的國家，獨裁者格達費不僅以實彈對付群眾，甚至命令戰鬥機炸射群眾占據的建築物。對他來說，群眾已不再是上街遊行抗議，而是國家公敵。利比亞的內亂是源自於境內有五十餘個部落，過去在格達費高壓統治之下，累積許多不滿，趁這個時候揭竿而起，利比亞目前已進入準內戰狀態，看來會是個血腥的結局。[10]

在利比亞進入準內戰狀態後，聯合國安理會在3月17日做出1973號決議，授權使用軍事力量來保護平民免於遭受格達費的部隊攻擊，此一舉動已經締造了歷史。這是安理會

首度引用聯合國憲章第7條，專門授權透過執行軍事措施來保護平民。該號決議案在安理會的投票結果是十票贊成、零票反對、五票棄權[11]。其中，相當突出的現象就是這次中國也投出贊成票。

五、葉門

2010年葉門獲得自由之家的評比，在政治權利部分為六，公民自由為五。葉門的政治權利由五降到六以及其地位從部分自由降到不自由，乃是由於國會選舉延期了兩年，中央權威當局與北方的al-Houthi反叛者重啟戰鬥，以及政府與反對團體在南方衝突的升高。

葉門醫務人員表示，警方2月25日襲擊南部主要城市亞丁（Aden）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到26日死亡人數增至四人，另有四十人受傷。法新社依據醫務人員與目擊者說法所作統計顯示，警方與抗議民眾自16日來幾乎每天都在亞丁爆發衝突。[12]

六、對其他阿拉伯世界的影響

阿爾及利亞、約旦發生了大規模示威、遊行。茅利塔尼亞、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蘇丹、敘利亞、摩洛哥、吉布地、索馬利亞、科威特、黎巴嫩和西撒哈拉則出現小規模示威事件。我們目睹發生在北非與中東茉莉花革命，從突尼西亞、埃及、到巴林、利比亞，一路感染下去，每天的變化，都令人目不暇給，目前在各國的變化，似乎代表著革命的各階段。

從北非、阿拉伯世界國家人口結構來看，不難發現以上絕大部分國家的人口半數是在三十歲以下，也就是說，不同於歐美社會的嬰兒潮是六十至七十歲，阿拉伯世界的嬰兒潮是二十至三十歲，這個年齡的年輕人如果沒有工作機會，很容易觸發對政府不滿。

由於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體制非常老舊，許多領導人多半連任二、三十年，還要父死子繼。對於國內不滿，不是收買效忠，就是凶狠鎮壓，尤其親族聚斂，造成貧富不均，更是年輕人義憤填膺的話題。

過去所有動員工具都掌握在統治者手裡，無論報紙、電視、反對黨都遭到嚴密監控。但是新興網路與傳播科技，帶來了新的轉變，嫻熟臉書與手機短訊的年輕人，很快的從交誼，轉變到政治動員，他們更從非暴力抵抗運動得到靈感，運用新科技動員糾集，令舊政權毫無招架之力，只有訴諸最赤裸裸的暴力鎮壓。

阿拉伯世界長久以來一直沒經過民主化洗禮，許多人認為是宗教或文化的差異所致；現在證明，這是因為人民還沒有感受到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力，從東歐到拉丁美洲，民主化的浪潮終於到達了北非與中東，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脈絡來看，確是件值得歡欣雀躍的事。[13]

參、茉莉花革命與中國民主化

一、茉莉花革命在中國

北非、阿拉伯與中東相繼傳出茉莉花革命之際，中國網路也出現一項中國茉莉花革命活動的訊息，剛開始時號召民眾在十三個城市聚集，要求改革及結束一黨專政，開放新聞自由。眼見北非、中東的星火燎原，中國的專制統治者當然不容許茉莉花在中國盛開。對於民眾響應網路消息聚集的活動，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如臨大敵，並嚴格監控網路，整個黨國體制都動了起來。據聞，中國逮捕了至少上百名的異議份子。依目前的情勢判斷，中國茉莉花革命尚未成熟。

中國著名異議人士楊建利指出，要在中國發起「茉莉花革命」，首先要鬆動官方建立的一套「維護穩定」的制度。他相信，只要能鬆動「維穩」體制，中國綻放民主的茉莉花則指日可待。楊建利坦承，這次的行動離「革命」的距離還很遠，充其量只是個測試性的行動，但他認為該行動意義重大。他指出，茉莉花的行動是中國反對力量第一次透過網路進行集體的集結與行動，從中國官方事後的表現來看，中共已經向世人暴露了他們對茉莉花行動的緊張，用「如臨大敵」、「草木皆兵」來形容絕不誇張。[14]

許多學者並不認為中東的茉莉花革命能在中國簡單複製，因為中國具有非常龐大而有效的維穩制度。這套制度是中共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所建立，目的就是不計一切代價要維持社會的穩定，以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基礎。楊建利說，中國這二十年來不斷學習東西方左派和右派極權國家的控制方法，例如中國絕不會讓上千人走上街頭，尤其是在天安門廣場這種敏感地區。他指出，現在在天安門的人群中，可能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是便衣警察，為的就是防範群眾的集結。[15]

深入而言，虛擬的網路世界是催生本次民主化主要的力量，從國家鎮壓能力來觀察，為了避免和平演變的發生，中共官方早在幾年前就投入大量資源，建構網路監控的相關系統。封從德就指出，互聯網是人類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技術革命，這個革命就是讓獨裁專制的統治結構、專制體系無法再那麼容易的伸展下去。因為專制制度實際上是對公共空間的壟斷，這是專制政權的最基本特徵；民眾有了公共空間，中共就會失去控制。他也指出，中國用於對付民眾的控制成本已經超過它的軍費支出。以後這種「顏色革命」還會不斷發生，中共還會投入更大的成本。[16]

中共的網路監控在茉莉花革命中就產生了效果。媒體報導中東「茉莉花革命」透過網路號召群眾力量來勢洶洶，中國政府嚴陣以待。日前出現網路文章邀集群眾至中國各地遊行示威之際，中國政府除第一時間內封鎖消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更要求政府加強網路監控，大陸的網路業者短期內恐要繃緊神經。[17]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高層幹部會議中表明，中國愈繁榮卻面臨愈嚴重的社會衝突，考驗共產黨控制國家的能力。中國政

府要掌握國內約四億五千萬網民的「虛擬社會」，需加強和完善資訊網路管理，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這是胡錦濤首次在講話中提及對虛擬社會的管理，預示中國將更加嚴厲地管控網路及封鎖資訊。[18]

路透社報導，中國一黨專政的政府對人民實施嚴格的言論審查機制，透過特有的「中國長城防火牆」監控民眾言行。該系統由中國政府部署的大量網軍所運作，任何觸及反政府的字詞及文章將遭刪除，搜索網站也查不出蛛絲馬跡，甚至進一步封鎖境外相關網頁。因此「茉莉花革命」資訊出現不久就遭封鎖，中國網友鍵入搜尋引擎百度出現「因為法律規則限制，無法取得搜尋結果」；「茉莉花」在部分中國搜尋網站雖列為熱門，相關聯結也顯示無效。然而嚴密封鎖仍止不住反動的心，屢次在北京、上海等地聚集許多藉著散步表達抗議的民眾。

二、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前景

當第三波民主化潮流在二十世紀末接近尾聲時，研究民主化的學者如Larry Diamond等，早就預測未來第四波民主化的潮流將在中東、北非與中國等專制獨裁國家發生。Diamond的預測沒有進一步說明，但吾人要特別指出，二十世紀初極權專制的起源在於利用科技控制人民的一舉一動，而二十一世紀初極權專制可能垮台的重要因素，在於人民利用網路（如臉書、推特、電子郵件等）與手機，號召群眾隨時隨地參與各式各樣的運動。正如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革命常常無法預知一樣，我們也無法判斷第四波民主化潮流何時會風起雲湧，促成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但我們應該嚴肅以對並尋求因應之道。畢竟中國動盪與否，台灣必然首當其衝。

深入而言，中國面對的問題在於經濟社會結構變遷對政權所造成的衝擊。這些問題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社會不公平迅速擴大，進而引發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與衝突，過去國家所控制的經濟社會資源，現今反被擁有政經資本的黨內高幹、太子黨所組成權貴資本所壟斷，貪腐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民眾強烈的社會剝奪感來源，遂構成中國社會反抗與騷動的潛在力量。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內部的危機變數，更對中共政權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網路用戶近年暴增。根據中國網際網路資訊中心（CNNIC）2011年所發布的《第27次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10年12月，中國網際網路用戶達到四億五千七百萬，較2009年底增加七千三百三十萬人，年增幅19.1％，網際網路普及率達到34.3％，較2009年提高5.4個百分點，以這樣的發展趨勢，「中國將是全球最大的移動網際網路市場」。[19]網路論壇、博客、部落格與即時訊息是中國近來網路活動發展的重點，其中尤以即時傳訊的彈性較高，成長尤為快速，其影響是結合或超越傳統的人際關係，擴大人際交往的範圍與可能性，使得人際關係網絡化。換言之，網際網路成為中國人們溝通互動的新平台，也成為人們訊息互動的管道橋樑，更成為

進行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動員的媒介。

從前面茉莉花革命的發生原因來看，政治的專制與貪腐恐是促成此一民主化運動主要的因素。林中斌即指出，胡錦濤最大的敵人是地方貪腐官員。若不遏止，民怨上升，結合領袖間的政治鬥爭，將亡黨亡國。對於中國的困境將是「官員貪腐和國家缺乏民主有關；然而過度民主又可能全國大亂。」[20]

北京為了防止因貪腐激起日益升高的民怨，怕一旦失控危及政權，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加大社會控制，年度維穩經費已超越國防經費的支出。另一方面於九〇年起，在胡錦濤默許之下，試探性推動政改，只做不說的採取若干開明措施，但其成效似乎也只在加強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控制局面。今年1月中東爆發茉莉花革命。2月19日，胡錦濤在黨校發表講話，共八點。其中四點對官員貪腐濫權（管黨內、管矛盾、管基層、管私營），四點對社會穩定（管戶口、管安全、管網絡、管文明）。可見其預防茉莉花粉熱，治本治標並行。換言之，北京寧願在自己主控下推動政改，而不願在外國施壓下進行政改。[21]

北京意識到，經濟社會的衝突矛盾，政治的尋租貪腐再加上網際網路的組織動員力量，是推動第四波民主化的動力，這股匯集而來的力量將嚴重衝擊其執政基礎。在本次兩會召開期間，中共遂透過各項國家能力的再建構，希冀透過軟硬兼施的方式，來舒緩其所面臨的政治挑戰。這也是賈慶林與溫家寶在兩會期間不斷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的原委。

基本而言，吸納新興階級，鞏固統治基礎，仍是其基本的基調。階級懷柔策略將更顯細膩，但是為了避免社會階層持續分化所出現的階級對抗問題，中共一方面進行新的資源再分配工程，緩和弱勢群體（工農群眾）的不滿外，同時也希望透過整編中產階級的方式，避免在中國出現「由下而上」的和平演變可能，此為十二五規劃所存在的政治動機。

此外，為了避免出現類似像烏克蘭或喬治亞發生的「顏色革命」，中共將強化對社會中介組織的控制，未來中國大陸各類的民間社團法人的屬性將更趨於國家統合主義的性質，逐漸喪失其相對自主性。質言之，在官方的組織、行政與政治的掌控下，中國的社會團體與公民社會欠缺與中共抗衡的條件與基礎。再者，為了避免群眾的民怨透過網路產生匯集與串連效果，中共更希望透過官方所建構的政協、信訪與上訪制度，將前述效應內鎖在官方所能控制的範圍。同時運用威權政體所存在國家鎮壓能力，遂行對社會團體、社會反抗勢力與網際網路的監控與滲透。

從「組織群眾」與「政權」的互動關係而言，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應該有幾種發展的可能。若群眾的不滿與抗爭具有組織性，中共的政策回應緩慢遲鈍，中國將面臨類似茉莉花革命的後果。由近期中共相關的作為分析，顯然是希望透過國家能力的再建構，例

如經濟發展、資源汲取與分配、鎮壓能力的展現，瓦解群眾的組織力並強化其面對政權危機的應變力。在此背景下，中國民主化的前景短期內實難窺視其曙光。

肆、對台灣的啟示

這波民主化浪潮從北非的突尼西亞開始，隨後埃及總統亦被迫出走，但巴林、葉門與利比亞卻大力鎮壓群眾。縱然是突尼西亞與埃及已經成功推翻原來的專制統治者，但我們仍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自由民主的機制就此順利建立。何況中國大陸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專制獨裁國家，更無所不用其極的正在加強其內部控制。因此，本文認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是否已啟動，似乎情況還不甚明朗。但我們仍然可以樂觀的期待，中國從此以後應該不至於還敢大聲宣稱「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

對於茉莉花革命與中國民主化的關係，吾人認為有兩項重要的意義。第一，從茉莉花革命中可以看出這些獨裁者的虛弱；第二，光是利用網路工具動員、串連群眾本身並不足以導致中國民主化革命的成功，還需要統治者集團本身的分裂，例如共產黨中央菁英在後胡錦濤時代的前幾年發生分裂，那民主化革命便可期待。

作為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吾人強調中國大陸民主化實為一條漫長的道路，從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中得到的啟發，這並不是一條一蹴可及、狂風暴雨的「運動戰」內容，而是曠日費時、針鋒相對的「陣地戰」本質。我們必須相信中國的經濟發展若是在平穩的狀態下（這也是中共當局的政治目標），其內部將出現更多實現自我利益的社會團體、自主意識極強的中產階級、不受國家控制規範的知識份子，以及具備社會動員力量的網路群體，這都是催生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積極性因素。此外，兩岸關係的交流與良性發展，例如陸客自由行與陸生來台將夠有利於台灣民主化經驗與軟實力的輸出。最後，在經濟全球化與全球互賴的效應之下，中國勢必面對市場開放、資訊互動、經貿交流的大趨勢，在國際建制約束與第四波民主化的驅動效力下，吾人咸信這將進一步弱化了威權國家整體的政治控制。

至於台灣本身，雖從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後，就一直被列入自由民主國家的行列。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2011年1月剛公布的全球前後五年自由狀況對比圖中則顯示，台灣在2003年至2007年中屬於自由程度稍有進步的國家，但在2007年至2011年期間卻是屬於稍有退步的國家[22]。而2010年12月，「經濟學人資訊社」（EIU）公佈的2010全球民主指數調查，台灣總成績平均也從2008年的7.82分下滑到7.52分，全球排名第三十六名，退步三名，被列入「有瑕疵民主」的行列。換言之，從李登輝總統推動民主轉型到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台灣的自由程度愈來愈有改善，但2008年中國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以後，馬英九總統雖推動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但隨著台灣媒體置入性行銷的爭議與司法公信力與獨立的問題，使得台灣出現了自由民主倒退的現象，值得大家警惕。

整體而言，台灣的民主轉型歷經了崎嶇漫長的過程，雖然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基本價值已是台灣人民與朝野的共識，但在民主鞏固諸多的議題中仍有很多努力的空間。就兩岸關係而言，如何建立國家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並推動符合國家利益的大陸政策為其重點；就轉型正義來說，如何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政治競爭環境，消除威權政體所存在的各項不合理的歷史遺緒甚為重要；就政治文化而言，如何昇華人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意義與內涵，進而邁向成熟、開放與多元的公民社會將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敏感性」與「易毀性」是互賴理論中是最基本的假設，前者意味兩者的政經關係將存在更多的交互作用與影響，後者則顯示這種關係除了難以終止之外，在彼此的互動中將存在許多的外部性與成本。在全面三通與簽署ECFA之後，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勢必出現互賴理論的基本特質。我們必須認清，中國經濟發展的健全與扭曲、社會衝突的消弭與擴大以及政治發展的民主與保守，都將牽動兩岸關係的內涵與台灣人民的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只要台灣堅持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以及社會多元化的理念與價值，對於促進兩岸關係與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將可以扮演垂範與燈塔效應。

【註釋】

1. 參考維基百科有關茉莉花革命的說明，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9%E8%8E%89%E8%8A%B1%E9%9D%A9%E5%91%BD>。
2. 參考〈民怨引爆政變 突尼西亞出現茉莉花革命〉，《中央廣播電台》，網址<http://news. 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76791>。
3. 陳破空，〈突尼斯巨變，擁抱普世價值〉，網址<http://www.open.com.hk/1102p08.html>。
4. 同註2。
5. 參考維基百科 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6. 孔傑榮，〈孔傑榮專欄－埃及變天啟示錄〉，《中時電子網》，網址<http://news.china 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021700150.html>。
7. 相關內容可參考自由之家網站，網址<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2&year=2010&country=7777>。
8. 相關報導看參考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E5%B7%B4%E6%9E%97%E5%8F%8D%E6%94%BF%E5%BA%9C%E7%A4%BA%E5%A8%81%E6%B4%BB%E5%8B%95>。
9. 〈社論－民主浪潮終於推進到阿拉伯世界〉，《中時電子網》，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1022400232.html>。
10. 同前註。
11. 相關報導可參見《自由電子報》，網址<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mar/20/

today-int4.htm>。

12. 相關新聞可參考法西社報導，網址<http://times.hinet.net/times/article.do?newsid=4694832&option=internationality>。
13. 同註9。
14. 相關報導參考新頭殼，網址<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2198>。
15. 同前註。
16. 封從德：向中共下跪改良沒有出路，大紀元，網址<http://hk.epochtimes.com/11/3/4/133194.htm>。更為關鍵的是，大陸的「國內公共安全經費」即通常說的「維穩經費」，今年預算為六千二百四十四億人民幣，超過軍費預算，總理溫家寶也把社會穩定放在首要位置來強調。顯而易見，國內以官民衝突為主的社會危機，已經遠高於抵禦外敵軍事入侵的危險。
17. 〈摘折「茉莉花」，中國加強網路監控〉，《工商時報》，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01/122011022100172.html>。
18. 相關報導可參考路透社，網址<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220/16/2mq9p.html>。
19. 相關報導可參考中新網，網址<http://big5.chinanews.com:89/it/z/cnnic27/index.shtml>。
20. 林中斌，〈胡錦濤最大的敵人〉，《聯合新聞網》，網址<http://dignews.udn.com/forum/trackback/trackback.jsp?wid=N&aid=5781110>。
21. 同前註。
22. 參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網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images/File/fiw/Maps_2003_2007_2011_FINAL.pdf >。◆